拜經日記

拜經日記第十一

武進臧氏學

妥而后傳言

儀禮士相見禮妥而后傳言注妥安坐也傳言猶出言也古文妥爲綏爾雅釋詁妥安坐也注禮記曰妥而后傳命　案儀禮注則傳命當爲傳言古文作綏而後傳言今文作妥而后傳言鄭據雅詁定從今文作妥又鄉射禮注云古文而后作後非也孝經說然后曰后后者後也當從后然則古文作後今文作后相見禮妥字從今文后字亦當從今文如郭注所引今本作後非又案儀

禮凡言非對也妥而後傳言以下蓋皆士相見禮之記
故郭氏稱禮記謂禮經之記也今本無記字蓋脫

爾雅注引尚書

爾雅注湯矣西土之人今牧誓逷作逖茂哉茂哉今皐
陶謨作懋哉懋哉天威棐忱今康誥威作畏俌爾戈今
牧誓俌作稱翌日乃瘳今金縢作王翼日乃瘳無惑侜
張爲幻今無逸作民無或胥譸張爲幻至于大坯今禹
貢坯作伾　案此類異文未必郭景純親見舊本尚書
如此蓋漢人李巡樊光等注所引郭氏承襲用之耳

哀矜折獄

尚書呂刑哀敬折獄傳當憐下人之犯法敬斷獄之害人案爾雅釋訓毛詩鴻鴈傳及釋慧苑引說文字統皆曰矜憐也令矜同聲爲訓也孔傳曰憐正釋經之矜字可證經作哀矜而不作哀敬矣傳中敬字亦係淺人竄入孔傳蓋言當哀矜下人之犯法釋哀矜斷獄之害人釋折獄若謂敬斷獄之害人乃不辭斷獄害人何敬之有若言斷獄宜敬不當承以害人此明是下人犯法斷獄害人二者皆蒙上哀矜也正義曰當哀憐下民之犯法敬慎斷獄之害人釋經釋傳皆有此辭則孔所據本已誤矣文選庾元規讓中書令表李善注引尚書哀矜折獄

明啟刑書所據本出沖遠之上　尚書大傳子曰聽訟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哲獄孔叢子刑論篇書曰哀矜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省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漢書于定國傳贊曰于定國父子哀鰥折獄　案孔傳本古文尚書也書大傳今文尚書也皆作哀矜折獄孔叢子雖僞託而所引亦作矜則本古文漢書傳贊本今文而作哀鰥折獄益足爲今文矜字之證葢矜鰥二字往往通借此哀鰥之爲哀矜猶鰥寡之爲

矜寡也　又案大傳哀矜哲獄哲當爲折上文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書釋文曰折馬鄭王皆音哲馬云智也而大傳曰書曰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謂有禮然後有刑也漢書刑法志曰書云伯夷降典悊民惟刑言制禮以制刑猶隄之防溢水也師古曰悊知也段氏若膺云班意以制止訓折正同大傳說淺人用馬鄭本改折作悊小顏又取馬鄭說注之殊失班意案孔叢子刑論篇孔子曰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先禮以教之然後繼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正之以刑謂折之以刑也

士虞禮朞而大祥中月而禫注古文禫或爲導說文谷部云㐫古文㐫讀若三年導服之導此蓋古文作禫今文作導古文或亦作導說文寸部有導字示部禫除服祭也當是後人所補故不與祠礿禘祫諸訓祭字同列而附於部末

士喪禮挋用巾注挋晞也清也古文挋皆作振說文刀部刷刮也从刀㕞省聲禮布刷巾案爾雅釋詁挋拭刷清也說文手部挋給也从手臣聲一曰約也又部㕞拭也从又持巾在尸下禮布刷巾當作禮刷用巾蓋爾雅

抠刷同詁鄭君所據今文作抠許君所據今文作刷猶毛詩周禮許鄭之本迥異布爲用之訛禮注本釋詁文㕞清當用又部字从手持巾而爾雅釋詁儀禮今文皆用刷刮字者同聲假借也故許君仍於刷下引禮經以名之爾雅拭刷同詁爲清展轉相注是刷亦拭也故許君曰㕞拭也

士昏禮納徵元纁束帛儷皮注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爲庭實皮鹿皮又士冠禮束帛儷皮注儷皮兩鹿皮也古文儷爲離說文鹿部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从鹿丽聲禮曰麗皮納聘蓋鹿皮也案此古文作離皮今文作麗皮易彖傳離麗也儷者麗之或字

此亦許稱今文之證

士喪禮爲垼于西牆下注垼塊竈說文土部坄陶竈窻也从土役省聲案玉篇土部曰坄陶竈窻也儀禮甸人爲坄於西牆下鄭元曰塊竈本亦作垼又作炈垼同上然則顧野王所據儀禮本作坄今本作垼俗字釋文爲垼音役當作爲坄音役又既夕記曰垼用塊注云古文垼爲役役然則古文作役今文作坄許鄭皆從今文蓋古文假借今文因陶竈从土故从役省今本既从土又不省係俗字

士虞禮酌酒酳尸說文酉部酳少少歓也从酉勻聲案

歆即說文歆字士虞禮注酳安食也主人北面以酳酢變吉也特牲饋食禮注酳猶衍也是獻尸也云酳者尸既卒食又却頤衍養樂之少牢饋食禮注酳猶羨也既食之而又歆之所以樂之案士虞禮注與特牲少牢異義鄭望文爲說羨衍聲義皆相近與酳爲一音之轉皆取尸既卒食又羨歆安樂之也許云少少歆也與鄭義相反而相成特牲注云今文酳皆爲酌酌即酌字形近之譌是古文作酳今文作酌尸許君儀禮皆據今文故有酌無酳玉篇曰酌余振切少飲也酳同上此其明證釋文酳ㄏ三篇皆有音而不出酌字則陸所見本已

誤又今文酳皆作酌惟特牲注作今文士虞少牢注皆誤作古文矣據許君收酌字定之

夷逸朱張

長洲宋孝廉翔鳳論語鄭注說曰文選劉越石答盧諶書自頊輈張注輈張驚懼之貌也楊雄國三老箴云負乘覆餗姦究侏張輈與侏古字通此鄭本爲侏張知非人姓名矣故鄭注作者七人獨不舉夷逸朱張邢氏𢿌曰朱張朱當作譸書譸張爲幻即陽狂也曰逸民曰夷逸曰朱張三者別其目夷齊仲惠連五者舉其人也此說當得鄭義庸案論語釋文云朱張並如字衆家亦爲

人姓名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鄭作侏張云音陟留反是讀朱張爲侜張不以爲人姓名也爾雅釋訓侜張誑也郭注云書曰無或侜張爲幻侜輈譸同字侏則聲近假借也皇侃義疏作者七人下引鄭康成曰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不及朱張夷逸蓋逸民二人伯夷叔齊也夷逸一人虞仲也侜張陽狂者二人柳下惠少連也故聖人先論伯夷叔齊次論柳下惠少連後云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言夷齊讓國隱逸首陽謂之逸民虞仲竄逸蠻夷故曰夷逸

云虞仲夷逸二人也班固以爲仲雍竄于蠻夷[illegible]逸遐以遷固之博洽其失猶爾然則班孟堅讀論

語以虞仲爲竄逸蠻夷也葉氏之失不足辨不舉泰伯者三讓天下至德不可以逸論也㑥張爲陽狂當如郝氏說爾雅㑥張誑也誑可讀爲狂猶楚狂接輿也作者七人注以荷蕢楚狂皆辟言者若從衆家以夷逸朱張爲人姓名則聖人發論何但舉伯夷叔齊虞仲柳下惠少連五人乎

巧言令色足恭

論語公冶長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孔安國曰足恭便辟之貌也皇疏引繆協曰足恭者以恭足於人意而不合於禮度釋文足將樹反又如字注同集注用陸音云足過也　禮記表記孔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

人不失口於人大戴禮記曾子修身篇亟達而無守好
名而無體忿怒而爲惡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君子
弗與也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文王官人篇
華如誣巧言令色足恭一也皆以無爲有者也盧注孔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案不失足者不足恭也不失色
者不令色也不失口者不巧言也故文王官人三者並
舉左丘明孔子俱恥之足恭而口聖口聖即巧言也華
如誣如讀爲而詩板無爲夸毗正義曰夸毗者便辟其
足前却爲恭孔注言足恭便辟之貌者義當如此解皇
疏陸音集注皆非曾子以足恭與口聖對文知足本如

字讀矣爾雅釋訓籧篨口柔也戚施面柔也夸毗體柔也李巡注巧言好辭以饒人是謂口柔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屈己卑身求得於人曰體柔論語季氏篇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便辟馬融曰便辟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友善柔馬融曰面柔者也友便佞損矣鄭元曰便辯也謂佞而辯也然則便辟爲體柔善柔爲面柔便佞爲口柔體柔爲足恭面柔爲令色口柔爲巧言斷斷然矣馬言巧避人所忌者謂足容盤辟趨避進退善承人意也友便佞注集解雖稱鄭氏必馬鄭義同鄭襲用之

苟日新

禮記大學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此不特三句三新字韻即三句四日字亦韻也不特三句四日字韻即首句第一字苟與三句第一字又亦韻也說文苟自急敕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愼言也从羊羊與義善美同意凡苟之屬皆从苟敬肅也从攴苟又葡具也从用苟省徐鉉等曰苟急敕也會意艸部苟艸也从艸句聲古厚切案苟讀如亟數之數敬肅字从此與艸部字不同又字古讀如異與亟韻皆之類也苟日新者言急急皂皂敬爲日新之學是不必訓苟爲誠作假

設之辭矣

君子人與君子也

論語泰伯篇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皇侃義疏曰言爲臣能受託幼寄命又臨大節不回此是君子人與也再言君子美之深也案此釋經上句作君子人與下句作君子也無人字又引繆協注曰天能託六尺於其臣寄顧命於其下而我無二心彼無二節受任而不失人受任而不可奪故必齊同乎君子之道審契而要終者也非君子之人與君子者孰能要其終而均其

致乎蓋讀君子人與君子也七字爲句君子人者言此爲君子一流人所謂齊動乎君子之道者也君子也者有德者之定名毅然稱之爲君子而無疑也亦上有人字下無人字今本下文亦衍皇疏標起止同　釋文大書人與二字注云音餘又大書君子也三字注云一本作君子人也然則陸德明本上有人字下無人字其所見本已同今本矣

發中權

微子篇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馬融曰清純潔也遭亂世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釋文廢鄭

作發云動貌案何平叔集觧序云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說而世不傳至順帝之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為之訓說此言古論孔說不傳後馬又為古論訓也又云漢末大司農鄭元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以為之注此言鄭注魯論又參齊古也然則廢之作發乃古論假借為廢魯論本字作發馬讀如字為誤當從鄭注謂發動中權道始與虞仲事合皇侃義疏引江熙曰超然出於塵埃之表身中清也晦明以遠害發動中權也亦用鄭本

公行不下衆王御不參族

國語周語上恭王遊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夫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粲王田不取羣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案說文三女爲㚸㚸美也从女奴省聲詩釋文引字林作㛓不省詩綢繆今夕何夕見此粲者毛傳曰三女爲粲大夫一妻二妾是則粲爲衆美之義說文字林从女者正字毛詩國語从米者假借字國語本文當作王田不取羣公行不下衆王御不參族與上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粲文法正同今本文有衍脫史記周本紀作公行不下衆有不字是

不下衆者不卑下衆人也下讀如字不讀戶雅反韋注云公諸侯也下衆不敢誣衆也禮國君下卿位遇衆則式禮也韋引國君下卿位遇衆則式以明不下衆之義或因注中下卿位之下謂正文下字亦同因疑正文不字爲衍而删之嘗見影抄宋本注中下衆不敢誣衆也七字行間特疎闊蓋注中本作不下衆後反據正文删之也王御不參族者正文本無一字故注云御婦官也參三也族舊作一族今删父子也故取異姓以備三俗本異姓作姪娣非不參族也若正文本作不參一族韋注不已贅乎

所怒甚多

周語芮良夫曰夫榮夷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　案所怒甚多怒當爲怨字之誤也韋注其害多矣引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又下文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彼怨字正承此文來可據以勘正怨則其常怒則爲變故下云夫事君者險而不懟怨而不怒於此尚不當言怒也猶日之日人實反明道本作日是也補音及史記並作

曰音越非　榮夷公呂覽墨子皆作榮夷終蓋以榮爲姓氏名夷終公與終音相轉耳國語史記作夷公韋注云榮國名夷謚也下云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因正文稱榮公故韋注以夷爲謚

公子縶反致命

晉語二秦穆公使公子縶弔公子重耳于狄又弔公子夷吾于梁公子縶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今本皆重穆公二字明道本每行大字二十此行獨二十二字細審之兩穆公字皆特小蓋原本作公子縶反

致命句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本不疊穆公二字後反據俗本羼入也當依原本删去穆公二字古人文法多簡

妾告姜氏殺之

晉語四子犯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莫知其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明道本此行亦擠入姜氏二字故此行二十三字原本姜氏二字當不疊讀妾告句姜氏殺之句

弗殺而反必懼楚師

令尹子玉曰請殺晉公子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王

曰不可楚師之懼我不修也我之不德殺之何爲天之祚楚誰能懼之案晉國二字後人竄入故明道本此行擁擠二十二字也上文請殺公子已著晉故此第云弗殺而反反爲晉國可知

原憲爲家邑宰

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皁隸食職官宰食加章解曰官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加田論語曰原憲爲家邑宰黃丕烈札記曰解爲家邑宰與今論語文異庸案此章解論語以義言之耳非宏嗣所據論語本文作原憲爲家邑宰也蓋孔子爲魯司寇大夫食

邑之外別有加田時原思爲孔子家邑宰臣食此田粟九百也故韋引論語以釋之

行爲表綴

大戴禮記曾子制言中曰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言爲文章行爲表綴於天下案此表綴即郊特牲之郵表畷樂記之綴兆行綴詩長發之綴旒（義詳研經室文集釋郵表畷）畷與綴同字胥一物也言夷齊之行可爲天下準式猶田間標列之木可爲人觀望得行止法也

鞠躬如也

論語鄉黨入公門鞠躬如也孔安國曰斂身邢昺正義曰鞠曲斂也躬身也此不知鞠躬爲鞠窮故以躬爲身又執圭鞠躬如也包咸曰鞠躬者敬慎之至此知鞠躬爲鞠窮之假借故云敬慎之至識出孔注之上邢氏不能疏其意誰謂西京孔子國學術出包子良下乎舉此足徵論語孔注之僞

不失赤子之心

離婁篇下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章句曰大人謂國君視民當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謂也一

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子專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爲貞正大人也案此章猶得乎丘民而爲天子之意故云不失其赤子之心前說勝集注從後說然云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則又多一轉折矣不若前說較直截

資之深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章句曰居之安若已所自有也資取也取之深則得其根也左右取之在所逢遇皆知其

原本也集注云資猶藉也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案資字當從趙邠卿訓取上云資之深下云取之左右逢其原此古人綴文之法同一意而易字以避複耳居之安自取之深取之深自左右逢其原意實一貫孝經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孔傳訓資爲取鄭注表記考工記同集注以爲藉意曲而詞晦矣

圭田五十畝

江都焦孝廉循北湖小志卷三孫柳庭傳云孫蘭字滋九一名禦寇自號柳庭明季爲諸生尤精九章六書之

學著輿地隅說四卷其說孟子圭田云或以圭訓潔非也九章方田有圭田求廣縱法有直田截圭田法有圭田截小截大法凡零星不成井之田以一圭法量之圭者合二勾股之形井田之外有圭田明繫零星不井者也庸窫此解非特與九章筭術合即與孟子本文餘夫二十五畝隸事極協蓋餘夫爲正夫外之剩夫故圭田爲井田外之零田也

盤庚下萃居

鹽鐵論本議篇文學曰盤庚萃居舜藏黃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陽城

張太守敦仁考證云即盤庚下篇鞠人謀人之保居也以文學語意推之與上經朕不肩好貨下經無總于貨寶正吻合但未詳此萃當彼經何字并其說若何耳庸案此萃居字即當彼經保居保或作葆與萃形相近故文異然則古文尚書作保居今文尚書作萃居其說猶齊語云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蓋別居之不令與士農雜處賤之也藏去也

大射古文媵作騰

檀弓下杜蕢洗而揚觶注舉爵於君也禮揚作騰揚舉

也騰送也楊近得之岳本嘉靖本十行注疏本皆作騰所謂今禮者謂儀禮今文十七篇也漢人多傳習是書故所據皆此經鄭君捘注儀禮方參定古今文其注他經所據亦惟十七篇而已燕禮注今文媵皆作騰此今文作騰之明證而鄭校燕禮則從古文作媵以訓爲送字作媵爲正今文以聲近而假借也大射注古文媵皆作騰則又今文作媵古文作騰與燕禮互易其字或據禮記注及燕禮以大射注爲誤然蔡中郎石經儀禮殘碑大射正作媵字與燕禮注合未必皆誤也或又謂蔡氏雖是今文未必同於鄭氏凡漢人中同習一家而經

字互異者多矣恐難以相決余謂此說可以論他經而不可以論儀禮余考漢儒中如許叔重蔡伯喈鄭康成何邵公趙邠卿應仲援輩所據今禮皆同此十七篇而無異者

史記趙王友歌

呂后紀趙王友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彊援我妃我妃既妒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決中野兮蒼天與直于嗟不可悔兮寧早自財爲王而餓死兮誰其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讐讀此歌惻然傷之歎無忠臣也何故棄

國蓋言何故不棄國古善惡好惡無兩讀故惡與癖韻漢書高五王傳危改微意緩財韻之譬亦協之漢書財字改賊意與上國直韻不知此歌每二句一韻末三句一韻有乖章法矣爲王而餓死脫一而字此歌句八九字不等著而字氣方舒展删之則太促矣譬作仇古今字

宋祁校漢書

景祐二年本漢書一百卷每半頁十行每行大十九字小二十七字末列秘書丞余靖上言又張觀王洙皆預參詳 每卷上下方有朱校字最後復有墨書二行云

右宋景文公以諸本參校手所是正並附古注之末至正癸丑三月十二日雲林倪瓚在凝香閣謹閱　蓋宋本之佳者附有蕭該音義在顏注之外宋校諸本因附著之俗本多刪削之耳

雅釋

爾雅釋木棤皵謂木皮甲錯者梢櫂謂木無枝柯者文法極整齊棤一名皵梢一名櫂取同聲同類者爲訓皆疊韻也今本作梢梢櫂衍一梢字矣又篇末曰小枝上繚爲喬此申上上勾曰喬也曰無枝爲檄此申上梢櫂也曰木族生爲灌此申上灌木叢木也恐學者不了故

反復釋之釋魚鰲鯠此鰲魚一名鯠也秎來聲相近故以鯠釋鰲猶釋畜騋牝驪牝來麗聲相近故以驪牝釋騋牝也釋獸猱蝯善援玃父善顧蝯者援也玃从瞿瞿者雙目顧視貌以其善援故名之曰蝯也以其善顧故名之曰玃也

拜經日記卷第十一

經六千三百八十九字
注一百零七字

拜經日記第十二

武進臧氏學

孔子去衛適陳

史記孔子世家因孔子居衛居陳時久事多遂覆敘三次第一敘季桓子受女樂孔子行適衛主顏濁鄒家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去衛過曹過宋過鄭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居陳三歲去陳第二覆敘過蒲遂適衛靈公怠於政孔子行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以中牟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孔子擊磬有荷蕢過門第三覆敘孔子既不得用

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臨河而歎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見飛鴈仰視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自陳遷蔡細繹其脉秩然不紊第二番叙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孔子遂適衛靈公郊迎即第一番去衛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願見是也第三番叙反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問兵陳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行即第二番孔子遂適衛衛靈公聞孔子來喜問蒲可伐乎孔子曰可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行是也且即第一番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使孔

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於是去衛是也第二番敘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欲往孔子擊磬於衛即第三番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反乎衛主蘧伯玉家是也案左氏傳昭二十五年衛侯輒出奔將適蒲拳彌曰晉無信不可杜注蒲近晉邑世家亦言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蓋孔子過蒲欲適晉見趙簡子仍反衛在此時矣又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史公嚮往至聖故博采衆說以申宗仰之旨且彼此互見正明其爲一事也蓋孔子去魯即適衛去衛即欲適陳而中有過匡過蒲趙簡子伐中牟佛

肸召將西見趙簡子仍反衛居衛月餘乃去衛過曹過宋過鄭諸事方適陳遂至濡遲三載自定公十四年至哀公元年史公於居十月去衛下大書曰將適陳又於過匡過蒲反衛去衛過曹過宋過鄭下大書曰孔子遂至陳明自過鄭以前皆將適陳而未果也復如陳亦對將適陳立文明以前皆將適陳而未果至是乃復如陳也詎禮記正義檀弓篇用世家文刪去將字改適爲之云孔子去魯適衛從衛之陳下又云去宋適鄭去鄭適陳居三歲又云反於衛復行如陳是顯以孔子三至陳矣朱子論語序說引世家文更誤云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

適陳過匡還衛主蘧伯玉家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遂成三適陳四適衛矣蓋由不知史記將字之意而輕删之又不知史記復字之意而誤解之遂至斯誤又孔子去衛過曹去曹過宋去宋過鄭宋世家鄭世家十二諸侯年表皆作過宋過鄭是也孔子實未嘗適宋適鄭也今世家作適宋適鄭者字之誤禮記正義亦引作適則在唐初本已誤矣孔子初適衛主顏濁鄒去衛復反乃主蘧伯玉史公恐人不了故每提必叙主者如云孔子遂適

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又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又還息乎陬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兩言主蘧者明先後一事也又云過蒲蒲人止孔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此亦主蘧蒙上可知又孔子以哀元年至陳居陳三歲年六十一後自陳遷於蔡三歲年六十三爲魯哀公六年時厄於陳蔡之間楚興師來迎遂自楚遷蔡自蔡遷陳自陳反乎衛魯以幣迎孔子即歸老於魯安得於反衛之後有復如陳之事乎

未有終三年淹

孟子去孔子百有餘歲爲時未遠又私淑諸人故孔子

遺事孟子知之最熟言之最詳雖太史公生西漢之初親見孔氏古文而作孔子世家往往有傳聞之誤及遺漏之失不逮孟子遠矣萬章下敢問交際何心章論孔子之仕兆足以行而不行然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趙注謂孔子未嘗得竟事一國三年淹留而不去者此語括盡孔子平生仕蹟試以史記年表世家考之無不印合孔子世家曰孔子年三十五魯亂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景公問政他日復問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後景公敬見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

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案檀弓下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鄭注云魯昭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嬴博齊地今泰山縣是也聘於上國事見春秋傳是孔子以昭二十五年仕齊至二十七年猶在齊其反魯當即在此年首尾三載未終閻氏若璩亦云昭二十五年甲申適齊至丙戌復反魯是也孔子世家曰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此在定公九年爲邑宰未專朝政定公十年會於

夾谷孔子攝相事十二年由大司寇攝相事桓子受女
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適衛自
定公十年至十二年亦首尾三載孔子世家曰孔子適
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
致粟六萬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過蒲月餘反乎衛
居衛月餘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過宋過
鄭遂至陳是孔子以定十二年十一月去魯適衛居十
月去衛則在定公十三年後過匡過蒲月餘反衛居衛
月餘復去衛則在定十四五年間然實計居衛不盈二
載也孔子世家又曰孔子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歲餘

哀元年又曰孔子居陳三歲於是孔子去陳此爲哀三年首尾計之居陳漘不盈三載下曰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則爲哀四年下曰孔子遷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其秋楚昭王卒於城父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魯哀公六年也是孔子居蔡首尾未終三載孔子世家又曰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此爲魯哀公七年衛出公輒五年時孔

子聞之以嘆魯衛之衰也衛世家及年表出公八年孔子自陳入衛時爲魯哀十年則魯哀之九年衛出公七年孔子當先在陳矣蓋自哀之六年秋楚昭王卒於城父孔子自楚遷蔡自蔡遷陳自陳反於衛皆哀之七年八年九年之中也時再仕於陳湣公當魯哀之九年爲湣公之十六年自魯哀之六年秋孔子自楚反中有遷蔡遷陳之事統計哀之七年八年九年之中在陳首尾幾及三載哀之十年孔子自陳入衛明年爲魯哀十一年季康子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首尾又止二載通計孔子仕齊景公魯定公衛靈公陳湣公又再仕陳湣公

衛出公俱未有終三年者

孟子言孔子

孟子之文有可與史記相證者有可以正史記之誤者有可以補史記之闕者如滕文公上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而孔子世家曰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此可與史記相證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

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此可補史記之闕也禮記檀弓亦云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滕文公下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又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離婁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其

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論語亦言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
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云云
孔子曰諾吾將仕矣而孔子世家於定公五年下云桓
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
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
盟而醳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
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
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
又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

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
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
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
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
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
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
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
春秋此皆與論語史記相證明也萬章上或謂孔子於
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而世家言衛靈公與夫人
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雍渠即癰疽瘠

環閼孟子曰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而世家曰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濁鄒即讎由然誤并顏讎由與子路妻兄爲一人矣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案世家曰孔子去曹過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可以速則速本此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此可與史記相證也世家言孔子至陳主司城貞子家有隼集於陳廷而

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仲尼而不言仕陳湣公爲其臣是可補史記之闕也萬章下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又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世家於季桓子衛靈公言之至詳而不及衛孝公事趙邠卿云衛孝公以國君養賢之禮養孔子孔子故宿留以荅之朱子集注云春秋史記皆無孝公疑出公輒也今考十二諸侯年表及衛世家皆言出公八年孔子自陳來衛爲魯哀公十年其十一年季康子以幣迎孔子乃自衛

歸魯所謂衛之公養者此其時矣稱爲出公者因輒出奔在外四年後復入立九年而卒諡孝公猶魯文公夫人不允於魯文公薨而見出故曰出姜將行哭而過市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衛人宜亦有以出公嫡孫當立爲孝者因謂之孝公矣此皆足補史記之闕又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而世家曰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季氏史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索隱曰季氏史有本作委吏案委吏與孟子合此足與史爲證告子下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

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而世家言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齊人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乃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師己反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是孔子雖以微罪行而師己則明言夫子非罪桓子則明知夫子罪我史記孟子互發明至微盡心下孔子

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宿乎屯可證猶孟子之去齊宿於晝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史無明文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世家云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是無上下交而受戹之據其言楚使人聘孔子及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殆不可信故節取其解圍之事而遺其封地之文盡心下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

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而世家云孔子在陳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爲招云此亦可證其事若公孫丑上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萬章下作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滕文公下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又見萬章）

下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萬章下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盡心下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又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所載言行均足補論語史記所未及較之諸子百家傳聞爲最眞矣

孔子過鄭

孔子世家曰孔子去曹適宋又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
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
堯其項類皐陶其肩類子産云云孔子遂至陳考適宋
適鄭二適字皆過字之誤年表及宋世家作過宋鄭世
家作過鄭宜據以正之孔子去衛過曹去曹過宋去宋
過鄭去鄭乃至陳蓋適衛之後遂適陳曹宋鄭三國則
皆過而不留者年表鄭聲公五年子産卒鄭世家聲公
五年鄭相子産卒孔子嘗過鄭與子産如兄弟云及聞
子産死孔子爲泣曰古之遺愛也兄事子産案如史記
說子産卒在聲公五年則魯定公十四年也孔子過鄭

在聲公七年則魯哀公元年也安得有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事且左氏傳昭公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然則子產之有疾數月而卒實在魯昭二十年鄭定公之八年去孔子過鄭二十有九年時孔子年甫三十爲齊景之二十六年景公來魯問孔子以秦穆公事孔子對景公說至昭二十四年孔子始適周二十五年孔子始適齊是過鄭而交子產實史公之抵牾也宜據左氏傳正之鄭世家言孔子過鄭其

肩頫子産本舉古人以擬之

先之以子貢

禮記檀弓有子曰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喪不欲速貧也案正義引世家以此爲魯哀公六年事是也鄭注云將應聘於楚者世家曰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是也陳蔡大夫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此所謂先之以子夏是也子夏當爲子貢字之誤即世家所謂使子貢至楚是也世家太宰嚭召

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弟子列傳齊田常欲作亂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曰父母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蓋子貢言語之科故使解圍非文學之士所能勝任也且陳蔡之厄有子貢而無子夏尤足爲證

孔子爲魯司寇

世家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又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此二大字當爲衍文禮記檀弓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

荆孟子告子下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俱無大字鄭注禮記云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司寇即本世家文而無大字尤可證蓋惟王朝之官稱大以別於列國也正義引崔靈恩云諸侯三卿五大夫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司徒下小宰小司徒司馬下小司馬兼宗伯事司空下小司寇小司空今夫子從小司空爲小司寇也崔所以知然者魯有孟叔季三卿又有臧氏爲司寇故案魯自有夏父弗忌爲宗伯無須司馬之兼左氏襄二十一年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爲司寇與孔子爲司寇同未必定公時仍臧氏爲司寇據

云由司空爲司寇魯制葢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並設未必司空兼司寇也左氏成十五年宋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宋王者後故有大司寇大宰之官襄十五年蔿子馮爲大司馬公子橐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楚制僭故稱大且對左右立文也世家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曰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此即崔氏所謂小司馬是也然則司馬之下以事省立一人之說不合矣魯制當與楚同但司馬之不稱大猶司寇之不稱大也揔之孔子爲魯司寇與臧武仲爲司

冦同世家以爲大崔氏以爲小皆非

十一月去魯

孔子世家定公十二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至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此專叙墮三都本末又曰定公十二年孔子年五十四由大司冦攝行相事與聞國政齊人聞而懼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桓子卒受女樂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至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此專敘孔子去魯本末覆提定公年者因文繁事多故再言以明之魯世家括其要曰十

二年使仲由毀三桓城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伐之不克而止此一事也又曰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此又一事也淺人改孔子世家定公十二年孔子年五十四爲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不諳覈提文法耳當據年表及魯世家正之臨海洪百里震煊云孔子於郊後去魯不脫冕而行魯郊以孟春是孔子去魯在定十三年春以爲定十二年冬者誤也案禮記明堂位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注云孟春建子之月又雜記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注云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是

魯郊在周正首月實夏正之十一月也孔子於魯定十二年冬十一月郊後去魯至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孔子已去魯矣初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此見聖人之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使十一月不去魯則十二月圍成有不克乎明茅氏坤亦未審史公文律乃曰孔子欲墮三都墮郈與費矣而成卒不能墮以勢之無可奈何也是未知孔子去魯在十一月公圍成弗克在十

二月也

爾雅毛詩異文

爾雅釋訓一篇釋詩之訓詁漢初傳爾雅者皆今文之學故與毛詩不同後世三家既亡爾雅之文不可盡考今審其音義相同或別見他書者列爾雅於上以毛詩證之釋雅正以訓詩也爾雅便便辯也此釋詩采菽平平左右也詩釋文曰平平韓詩作便便廱廱和也此釋思齊雍雍在宮也憴憴戒也此釋抑抑子孫繩繩也憢憢懼也此釋鴟鴞予維音嘵嘵也洸洸武也此釋江漢武夫洸洸也釋文曰舍人本作僙音同鹽鐵論繇役篇

引詩武夫潢潢法言孝至篇武義璜璜兵征四方璜璜皆僙僙之訛。洋洋思也此釋二子乘舟中心養養也。蕍蕍衆也此釋螽斯蕍蕍兮也釋文曰顧舍人本作雄雄案顧野王就郭注爲音然則郭氏注本作雄雄矣古曹聲厷聲皆烝類也。委委佗佗美也此釋君子偕老委委佗佗也也釋文曰諸儒本並作禕舍人云禕禕者心之美引詩亦作禕顧舍人引詩釋云禕禕它它。怟怟愛也此釋葛屨好人提提也漢書敘傳下姼姼公主孟康曰姼姼愓愓愛也師古曰魏詩葛屨之篇曰好人提提音義同耳悳氏棣云說文姼美女也或作㛅从氏然則爾雅

之怟當作𡛜氏與是通故王逸引作媞格格舉也此釋斯干約之閣閣也周禮匠人注亦作約之格格歷歷安也此釋小戎厭厭良人也媞媞安也此釋葛屨好人提提也楚詞七諫注云媞媞好貌也詩曰好人媞媞慅慅勞也此釋巷伯勞人草草也釋文曰郭騷草蕭三音廣雅釋訓曰慅慅憂也曹憲音草墫墫喜也此釋伐木蹲蹲舞我也旭旭憍也此釋巷伯驕人好好也釋文曰旭旭郭呼老反是讀旭爲好矣訰訰亂也此釋抑誨爾諄諄也邈邈悶也此釋抑聽我藐藐也版版盪盪僻也此釋板上帝板板蕩蕩上帝也爾雅釋文曰版版詩作

板廣雅釋訓曰版版反也。爞爞熏也此釋雲漢蘊隆爞爞也詩釋文曰韓詩作烔廣雅釋訓曰爞爞憂也然則作爞爞者蓋僞詩。敖敖傲也此釋板聽我囂囂也釋文曰敖敖本又作謷。庾庾病也此釋正月憂心愈愈也。郝郝耕也此釋載芟其耕澤澤也。繹繹生也此釋載芟驛驛其達也。溞溞淅也烰烰烝也此釋生民釋之叟叟烝之浮浮也。諻諻樂也穰穰福也此釋執競鍾鼓喤喤降福穰穰也。噰噰喈喈民協服也此釋卷阿雝雝喈喈也。佻佻契契愈遐急也此釋大東佻佻公子契契寤歎也魏都賦或明發而嬥歌善曰爾雅曰嬥嬥契契愈遐急

也嬥或作佻音聾茗一音徒了反廣雅釋訓曰嬥嬥好也爾雅釋文曰契契字又作挈楚辭九歎注引詩挈挈寤歎廣雅釋訓栔栔憂也曹憲音契爲挈穰讓蓋本作挈宴宴尼居息也此釋北山或燕燕居息也卉木悽悽懷報德也此釋出車卉木萋萋也儵儵罹禍毒也此釋小弁踧踧周道也又釋文曰儵儵樊本作攸引詩云攸攸我里則釋十月之交悠悠我里也旦旦悔爽忒也此釋氓信誓旦旦也釋文曰旦旦本或作悬同都歎反玉篇心部悬得歎反爽也忒也義本釋訓悁悁刺素食也此釋大東鞙鞙佩璲也懽懽愮愮憂無告也此釋板老

夫灌灌黍離中心摇摇也釋文曰灌灌本或作懽同古玩反愮愮本又作摇樊本作遥又作恌玉篇心部懽呼官切悅也又公玩切爾雅曰懽懽愮愮憂無告也又悺古桓切又公玩公緩二切悺悺憂無告也悺同上蓋爾雅本作悺悺淺人據毛詩改爲灌矣。譪譪崇讒慝也此釋板多將熇熇也。翕翕訿訿莫供職也此釋小旻潝潝訿訿也。速遬惟逑鞫也此釋正月蔌蔌方有穀也。粤夅掣曳也此釋小毖荓予荓蜂也。不俟不來也此釋釆薇我行不來也爾雅釋文作不俟曰事已反待也宜從來案說文來部𥎦下引詩不𥎦不來从來矣聲又𥎦𥎦或

从彳然則詩本作猴爾雅作俟今詩作來者脫其半耳不遹不蹟也此釋日月報我不述也釋文曰遹古述字勿念勿忘也也此釋文王無念爾祖也萲忘也此釋伯兮焉得諼草也瑟兮僩兮恂慄也赫兮烜兮威儀也此釋淇奧瑟兮僩兮赫兮咺兮也釋文曰僩本或作撊同下柀反郭音簡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此釋淇奧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也是刈是穫鑊煮之也此釋葛覃是刈是濩也釋文曰是乂本又作刈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此釋生民履帝武敏歆也釋文曰敏如字舍人本作畝釋云古者姜嫄履天帝

之迹於畎畝之中又悔音畝案舍人本云云當在悔字下若敏字作畝則下文敏悔也不可通矣。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此釋北風其虛其邪也徒御不驚輦者也此釋車攻徒御不警也辟拊心也此釋柏舟寤擗有摽也幬謂之帳此釋小星抱衾與裯也右皆詩經爾雅異文者其文同者不著

雅注毛鄭異文

郭景純注爾雅承用漢人舊義如犍爲舍人李巡樊光等徵引詩經三家爲多其文往往與毛氏不同而義亦有異今考其文之顯異者列爾雅於上以毛鄭證之其

義之同異亦附著焉若郭注但云見詩而經句無明文者不錄釋詁權輿始也注引詩曰胡不承權輿而毛詩權輿曰于嗟乎句不承權輿權輿始也嘏大也注引湯孫奏嘏而那曰湯孫奏假假大也箋云假升也幠有也注引遂幠大東而閟宮曰遂荒大東荒有也箋云荒奄也摧至也注引先祖於摧而雲漢曰先祖于摧摧至也箋云摧當作嗺嗺嗟也介善也注引介人維藩案維當作惟漢書王莽傳同而板曰价人維藩介善也箋云价甲也荀子君道篇彊國篇同仇匹也注引君子好仇禮記緇衣漢書匡衡傳同（匡衡學齊詩）而關雎曰君子好逑逑

匹也釋文逑音求正義曰詩本作逑爾雅多作仇陽予也注引魯詩云陽如之何而澤陂曰傷如之何傷無禮也箋云傷思也悝憂也注引悠悠我悝而十月之交曰悠悠我里里病也箋云里居也盱憂也注引云何盱矣而卷耳曰云何吁矣吁憂也都人士作云何盱矣與郭同箋云盱病也與郭異癉勞也注引哀我癉人而大東曰哀我憚人憚勞也祓福也注引祓祿康矣而卷阿曰茀祿爾康矣茀小也箋云茀福也射猒也注引服之無射禮記緇衣楚辭招魂注同而葛覃曰服之無斁斁厭也稅舍也注引召伯所稅而甘棠曰召伯所說說舍也

剡利也注引以我剡耜東京賦介馭間以剡耜本此而載芟曰以我覃耜覃利也曾終也注引嗣先公爾曾矣而卷阿曰似先公遒矣遒終也釋言肅噰聲也注引肅噰和鳴而有聲曰肅雝和鳴愷悌發也注引齊子愷悌而載驅曰齊子豈弟言文姜於是樂易然箋云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讀當爲闓弟古文尚書以爲圛圛明也猷若也注引實命不猷而小星曰實命不猶猶若也俅戴也注引戴弁俅俅玉篇頁部同而絲衣曰載弁俅俅俅俅恭順貌箋云載猶戴也頙題也注引麟之頙而麟趾曰麟之定定題也猷可也注引猷來無棄案棄當作

止而陟岵曰猶來無止猶可也弇同也注引奄有龜蒙
家奄當作弇而閟宮曰奄有龜蒙箋云奄覆也偟暇也
注引不偟啟處而四牡曰不遑啟處遑暇也釋親妻曰
嬪注引聿嬪于京而大明曰曰嬪于京釋宮西北隅謂
之屋漏注引尚不媿於屋漏而抑曰尚不愧于屋漏西
北隅謂之屋漏閟謂之門注引祝祭於祊而楚茨曰祝
祭于祊祊門內也釋器珪大尺二寸謂之玠注引錫爾
玠珪而崧高曰錫爾介圭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釋
樂小者謂之應注引應朄縣鼓而周禮大師注禮記明
堂位注同而有瞽曰應田縣鼓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箋

云田當作𩌏𩌏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

變而爲田釋天西風謂之泰風注引泰風有隧而柔

日大風有隧箋云西風謂之大風雨霓爲霄雪注引如

彼雨雪先集維霓而頍弁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暴

雪也釋水過爲洵潁爲沙汝爲濆注云詩曰遵彼汝濆

皆大水溢出別爲小水之名而汝墳曰遵彼汝墳汝水

名也墳大防也水草交爲湄注引居河之湄而巧言曰

居河之麋水草交謂之麋釋草瓠棲瓣注引齒如瓠棲

而碩人曰齒如瓠犀瓠犀瓠瓣蒤委葉注引以茠蒤蓼

詩釋文云薅說文云或作茠引此以茠荼蓼而良耜曰

以薅荼蓼蓼水草也釋木檟木叢木注引集於灌木而葛覃曰集于灌木灌木叢木也釋蟲蟲螽蠜注引趯趯阜螽而草蟲曰趯趯阜螽阜螽蠜也釋鳥鳥少美長醜爲鶹鷅注云鶹鷅猶留離詩所謂留離之子而旄丘曰流離之子流離鳥也少好長醜釋獸牝豝注引一發五豝儀禮鄉射禮注說文豕部同而騶虞曰壹發五豝豕牝曰豝釋畜驪白駮黃白騜注引騜駁其馬而東山曰皇駁其馬黃白曰皇騂白曰駁長喙獫短喙猲獢注引載獫猲獢說文犬部同而駟驖曰載獫歇驕獫歇驕田犬也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舉此而毛詩鄭箋爾雅郭

注其文義之異同可見其略矣

詩雅文同義異

郭注爾雅引詩文與毛氏同而義異傳箋者茲亦兩列之俾有所考焉釋詁厖大也注引詩曰爲下國駿厖而長發曰爲下國駿厖厖厚也廢大也注引廢爲殘賊而四月曰廢爲殘賊廢忕也釋文云一本作廢大也此是王肅義攻善也注引我車既攻而車攻曰我車既攻攻堅也徽善也注引大姒嗣徽音而思齊曰大姒嗣徽音箋云徽美也粵于也注引對越在天案越粵通而清廟曰對越在天箋云越於也屆聚也注引屆此羣醜而泮

水曰屈此羣醜屈斂也箋云屈治也正義曰屈治釋詁
文彼屈作涺某氏引此詩是音義同也釋文曰韓詩云
屈收也邛勞也注引維王之邛而巧言曰維王之邛邛
病也惄思也注引惄如調飢而汝墳曰惄如調飢惄飢
意也箋云惄思也履福也注引福履綏之而樛木曰福
履綏之履祿也釋言征行也注引王于出征而六月曰
王于出征出征以佐其爲天子也箋云王曰令女出征
將送也注引遠于將之而燕燕曰遠于將之將行也箋
云將亦送也振古也注引振古如茲而載芟曰振古如
茲振自也箋云振亦古也夷悅也注引我心則夷而草

蟲曰我心則夷夷平也皇匡正也注引四國是皇而破
斧曰四國是皇皇匡也釋訓惕惕愛也注引詩云心焉
惕惕韓詩以爲悅人故言愛也而防有鵲巢曰心焉惕
惕惕惕猶忉忉也序曰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
讒君子憂懼焉釋宮廟中路謂之唐注引中唐有甓而
防有鵲巢曰中唐有甓中中庭也唐堂塗也釋器繩之
謂之縮之注引縮版以載而緜曰縮版以載乘謂之縮
箋云乘聲之誤當爲繩也釋天日出而風爲暴注引終
風且暴而終風曰終風且暴終日風爲終風暴疾也釋
蟲草蟲負蠜注引喓喓草蟲而草蟲曰喓喓草蟲草蟲

常羊也釋獸麠牡麌注引麀鹿噳噳而韓奕曰麀鹿噳噳鹿牝曰麀噳噳衆多也箋云麠牡曰噳噳復噳言多也四蹢皆白豥注引有豕白蹢而漸漸之石曰有豕白蹢蹢蹄也箋云四蹄皆白曰駭釋畜騋牝驪牝注引騋牝三千而定之方中曰騋牝三千馬七尺以上曰騋騋馬與牝馬也一目白瞯二目白魚注引有驔有魚而駉曰有驔有魚豪骭曰驔一目白曰魚牛七尺爲犉注引九十其犉而無羊曰九十其犉黃牛黑脣曰犉此爾雅

毛詩之文同義異者可見矣

拜經日記卷第十二

經九千九百六十六字
注四十六字

拜經日記十二卷共計經八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字
注一萬一千六百六十一字

維先君子卒後之九年相始抱其遺書來粵謁見儀徵阮制軍制軍命採擇其要者代爲付刊因以日記進制軍善之爲料量刻資授梓順德閱五月告竣書成十二卷嗚呼自我高高祖玉林先生以經學起家著有經義雜記三十卷五傳而至先君子手訂其書刋於南海於是海內之士尊爲經師列之儒林迄於今二十餘年矣先君子闡揚先業著作纍纍日記一書爲讀經之餘隨筆記錄平生精力所萃當代通儒碩彥留讀者幾遍相自傷貧賤衣食奔走於先人之道無所發明至是始得制軍表彰之力告成於後可

愧也已其他著作尚有三十餘種今來粵東撫念先人遊蹟歷歷猶在歲月已深而汗青未竟有不禁欷歔欲泣也其假館而俾之卒業者則氾水王竹川明府之力附書於此以不忘嘉惠云耳嘉慶二十四年歲次已卯冬十一月朔孤子相泣識於書後時在順德之鳳山書院